

苏东坡词辑佚和辨伪的历史考察

刘 石

我因校注苏东坡词，对现存苏词的主要版本进行了详赡的稽考比勘，发现，历代苏词版本的沿革变迁，同时也是辑佚和辨伪并举的一个历史过程。考察这一历史过程，不仅可以清楚地掌握苏词在历代的流传情况，对于今天的辑佚和辨伪工作也能有所帮助。

一

苏词现知的本子，以傅幹《注坡词》为最早。傅幹，南宋绍兴间人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15：“绍兴初，又有傅洪（当为幹）秀才《注坡词》，镂版钱塘。”可知此书南宋初年既已付梓。其时距东坡去世不过数十年。经过北宋元祐党争，苏轼作品被禁毁而散佚。《注坡词》前幹族叔傅共序称，傅幹编注坡词时广辑散佚之作，“益之以遗轶者百余。”今据抄本目录统计，《注坡词》收词273首。（卷12所收之《调笑令》“渔父渔父”、“归雁归雁”两首原误合为一首）可见其时苏词亡佚之严重，亦可见傅幹实为保存、传播苏词之第一功臣。惜今天已无从得知哪些词是傅幹所辑了。

南宋绍兴年间，又有曾慥所编《东坡先生长短句》一部。上下二卷，拾遗一卷。此书今虽不存，幸为明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全本钞录。从拾遗卷目录下所附曾慥跋语，可知刊版于绍兴

21 年（1151），较《注坡词》略迟。编此集时，曾慥同样做了重要的辑佚工作。其跋语云：“《东坡先生长短句》既镂版，复得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者悉收之。”也就是说现存拾遗一卷为曾氏辑佚成果。

据《百家词》钞本统计，曾本上卷收词114首，下卷157首，拾遗卷41首。拾遗卷中有八首与前二卷重出，为：《浣溪沙》（匀药樱桃两斗新），见下卷；《醉桃源》（暗香浮动月黄昏），见下卷，调作《阮郎归》；《小秦王》（济南春好雪初晴），又（暮雨收尽溢清寒），又（受降城下紫髯郎），见下卷，调作《阳关曲》；《画堂春》（银塘朱槛麝尘波），见上卷，调作《少年游》；《玉楼春》（知君仙骨无寒暑），见上卷，调作《木兰花令》；《西江月》（旧营蕙闻京口），见上卷，文字出入较大。是则实辑佚词33首。曾本收词凡304首。

将曾傅二本对勘，曾本前二卷收词271首，均见于傅本。唯傅本更多《浣溪沙》（入袂轻飘不破尘）及《天仙子》（走马探花花发未）二首。而前一首实见于曾本拾遗卷。是则傅本多曾本《天仙子》一首，而曾本多傅本32首。（即拾遗卷33首中减去“入袂轻飘”一首）此32首即曾本在傅本辑佚基础上增补的佚词。它们是：《渔家傲》（些小白鬚何用染），《江城子》（银涛无际卷蓬瀛），又（前瞻马耳九仙山），又（墨云拖雨过西楼），又（南来飞燕北归鸿），《南乡子》（未倦长卿游），又（绣鞅玉钿游），《菩萨蛮》（娟娟侵鬓妆痕浅），又（涂香莫惜莲承步），又（玉钿坠耳黄金饰），《蝶恋花》（别酒劝君君一醉），又（泛泛东风初破五），《浣溪沙》（几共查梨到雪霜），又（山色红侵蘸晕霞），《减字木兰花》（神闲意定），又（银筝旋品），又（柔和性气），又（莺初解语），又（江南游女），又（娇多媚嚙），又（双鬟绿坠），又（天真雅丽），《南歌子》（见说东园好），《如梦令》（城上层楼叠嶂），《瑞鹧鸪》

（城头月落尚啼乌），《临江仙》（谁道东阳都瘦损），《少年游》（玉肌铅粉傲秋霜），《沁园春》（小阁深沉），《一斛珠》（洛城春晚），《点绛唇》（闲倚胡床），又（红杏飘香），《虞美人》（持杯遥劝天边月）。

元代延祐七年（1320）叶曾云间南阜书堂《东坡乐府》，为今存最早的苏词刻本。叶曾自序，乃“用家藏善本，再三校正”而成。此本上下二卷，共282首（其中《调笑令》二首原误为一首）。用元本与傅本相较，元本全录傅本所收之词，又多于傅本九首。而此九首亦为曾本上下二卷及拾遗卷均所不载，可视为叶曾编《东坡乐府》时新辑得之佚词。其目为：《满庭芳》（归去来兮清溪无底），《南乡子》（千骑试春游），《浣溪沙》（缥缈红妆照浅溪），又（阳羨姑苏已买田），《减字木兰花》（空床响琢），又（回风落景），又（海南奇宝），《行香子》（北望平川），《画堂春》（柳花飞处麦摇波）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，与曾本比较，元本收词虽有曾本所不载者，但总数却较曾本为少。后出转少，是因为曾本多拾遗一卷。而据赵万里先生1957年跋影印元本考证，元本原亦应有此拾遗一卷。何由知之？明毛晋汲古阁刻《东坡词》，凡调下注“元刻逸”或“元刻不载”诸作，此本均无，知毛氏所谓元刻，即为此本。曾编拾遗卷所收之词，毛本除《江城子》（南来飞燕北归鸿）一阙系秦观作，不复出外，其余均散编各调下，未注“元刻逸”或“元刻不载”字样。可证毛氏所见元本，尚有此拾遗一卷，今传本乃因年久而失去。

明代万历年间，茅维编《东坡先生全集》75卷，末二卷收词320首。卷末附曾慥跋语，又词调编排顺序及同调内各首词排列次序悉同曾本，可知其以曾本为基础编成。其中“济南春好雪初晴”一首以《阳关曲》和《小秦王》调重出，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一首以《阮郎归》和《醉桃源》重出。故实收词318首。

取茅本与曾本校，茅本多曾本14首。除《满庭芳》（归去来兮清溪无底）及《行香子》（北望平川）已见于元本外，余12首均为茅维新增补的佚词。目如次：《念奴娇》（凭高眺远），《南歌子》（云鬓裁新绿），《蝶恋花》（春事阑珊芳草歇），《虞美人》（冰肌自是生来瘦），又（深深庭院清明过），又（落花已作风前舞），《祝英台近》（挂轻帆），《浣溪沙》（花满银塘水漫流），又（玉腕冰寒滴露华），《瑶池燕》（飞花成阵），《浪淘沙》（昨日出东城），《占春芳》（红杏了）。

明代后期，焦竑编《苏长公二妙集》22卷，末二卷为《东坡先生诗余》。前一卷收词135首，后一卷202首（其中《调笑令》仍误作一首）。然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一首以《阮郎归》和《醉桃源》调重出，故实收词336首。

焦本以茅本为基础编成，与茅本比勘，焦本少《沁园春》（小阁深沉）一首，增补新辑得之佚词凡19首：《水龙吟》（小沟东接长江），又（露寒烟冷蒹葭老），《满庭芳》（北苑龙团），《雨中花慢》（邃院重帘何处），又（嫩脸修蛾），《木兰花令》（元宵似是欢游好），又（经旬未识东君信），又（高平四面开雄垒），《临江仙》（昨夜渡江何处宿），《渔家傲》（临水□□回晚控），《好事近》（烟外倚危楼），《江神子》（腻红匀脸衬檀唇），《蝶恋花》（记得画屏初会遇），又（昨夜秋风来万里），又（帘幕风轻双语燕），又（梨叶初红蝉韵歇），又（玉枕冰寒消暑气），又（雨霰疏疏经泼火），又（蝶懒莺慵春过半）。

明万历36年焦竑序康丕扬刻本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86卷，82—85卷选收坡词，凡162首。其中有三首不见此前各本：《沁园春》（情若连环），《定风波》（痛饮形骸骑蹇驴），《殢人娇》（解了痴结）。

明末，毛晋汲古阁刻《宋六十名家词》中收《东坡词》，不

分卷。据卷后跋语，知以“金陵本子”即焦本为底本，又以元本作校本编成，共收词329首（其中《调笑令》亦误为一首）。收词数少于底本，乃因有定为伪作而删去者。毛氏自己所辑补者仅三首：《浣溪沙》（晚菊花前敛翠娥），《意难忘》（花拥鸳房），《永遇乐》（天末山横）。

清末民初，朱祖谋编《彊村丛书》，中有《东坡乐府》三卷，其中有五首为朱氏新辑补之词，它们是：《渔父》（渔父饮），又（渔父醉），又（渔父醒），又（渔父笑），《醉翁操》（琅然）。

1936年，龙榆生先生出版《东坡乐府笺》。三卷，凡344首。龙笺以朱本为底本，唯增补朱本定为伪作而删之词四首：《瑶池燕》（飞花成阵），《浣溪沙》（风压轻云贴水飞），《点绛唇》（醉漾轻舟），又（月转乌啼），余全同。然此四词均见前列各本，故龙本实未辑得佚词。

1965年，唐圭璋先生《全宋词》问世。内中所收坡词乃综合各本并多方辑佚而成。除断句11条不计外，收词350首，居各家之冠。不见于各本而为唐先生辑补的佚词有：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灵宫导引歌词》（帝城父老），《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导引歌词》（经文纬武），《千秋岁》（岛边天外），《减字木兰花》（凭谁妙笔），《菩萨蛮》（湿云不动溪桥冷），《踏青游》（□火初晴），《阮郎归》（歌停檀板舞停鸾），《西江月》（马趁香微路远），《踏莎行》（山秀芙蓉），又（这个秃奴），《鹧鸪天》（罗带双垂画不成），《西江月》（碧雾轻笼两凤），凡12首。又辑断句11条，目从略。

1983年，澳门学者曹树铭先生再版坡词校笺本《苏东坡词》。此本以龙本作底本，校以元本、毛本、朱本等。其所增补而为其他各本不载的佚词有11首：《履霜操》（桓山之上），《木兰花令》（乌啼鹊噪昏乔木），又（春云阴阴雪欲落），又（垂柳阴阴

日初永)，又(新愁旧恨眉生绿)，又(霜叶萧萧鸣屋角)，《忆江南》(楚水别来十载)，又(湖目也堪供眼)，又(人在画屏中住)，又(生计曾无聚沫)，又(弱累已偿俗尽)。

以上所述，即现今所存各本苏词收词以及辑佚情况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凡后出之本相对于前本来说，收词大都增加，辑佚多有所获，于苏词之保存与传布，功莫大焉。但其中并非没有问题。有些本子后出，较前本虽有辑补，前本之词失收者亦有之。究其原因，除属辨伪而有意拒收外，恐实由其搜辑不广或粗心大意而漏收。

然而，历代编纂坡词者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辑佚不全，而在辨伪不严。辨伪虽为人们素所留心，但兹事复杂，一人一时往往难以周全。这在下面考察辨伪问题时将随时涉及。

二

由于东坡文名宏大，伪造或窜易其作品的情况在其生前即已出现，观本集《答刘沔都曹书》可知。伪造改窜者不限诗文，词亦如此。所以对其词作的真伪之辨同样在其生前就已开始。

如《醉落魄》(醉醒醒醉)一词。此词傅、曾、元、焦各本均加收录，然黄山谷《醉落魄》(陶陶兀兀)词序却云：“此曲亦有佳句，而多斧凿痕，又语高下不甚入律。或传是东坡语，非也。……疑是王仲父作。”以其为东坡同时人观点，倍受后人珍重。

《全宋词》本即因之于东坡及王仲甫名下两收之，不作决断，以示存疑之意。

现存最早的《注坡词》，作者傅幹在注释坡词之前，便对坡词作过一番整理工作。除“益之以遗佚者百余”外，又“削其附会者数十”。傅共序中记下了部分经他定为伪作而删去的篇目，有《更漏子》(柳丝长)、又(春夜阑)、《鹊踏枝》(一霎秋风)、

又(紫菊初生)等,此四词唐圭璋先生《全宋词》本已据之定为“确知其误者”而归入存目。惜乎傅氏删削未尽,集中仍窜入苏辙《水调歌头》(离别一何久)及黄庭坚《鹧鸪天》(西塞山边白鹭飞)两首。

曾慥编《东坡先生长短句》,其最大功绩在于保存了“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”之词,亦即今日所见“拾遗”一卷。但曾氏编此集似嫌草率。不仅表现在拾遗卷中有八首与前二卷重出,疏于检核,更表现在他只注重辑佚,而忽略辨伪。上述苏辙、黄庭坚二词既仍羈入,所辑32首佚词中又混入叶梦得《江城子》(银涛无际卷蓬瀛)、秦观《江城子》(南来飞燕北归鸿)、无名氏《沁园春》(小阁深沉),凡三首。

金代,孙镇作《东坡乐府注》,事先也曾对当时流行之坡词加以甄别。据元好问《东坡乐府集选引》介绍:“绛人孙安常(镇字)注坡词,参以汝南文伯起《小雪堂诗话》,删去他人所作《无愁可解》之类五十六首。”此数可谓不小。惜除这首及《戚氏》(玉龟山)二词外,无从得知其所删者为何。《无愁可解》乃陈慥词,确非坡作,见《山谷题跋》卷九。《全宋词》亦已移编陈慥名下。

元好问据孙注本录取75首,编成《东坡乐府集选》。与孙本俱佚,详情难知。然上引此选本序中又称《沁园春》(孤馆灯青)一词“极害义理”,“如‘当时共客长安,……袖手何妨闲处看’之句,其鄙俚浅近,叫呼衙鬻,殆市狙之雄,醉饱而后发之。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,而谓东坡作者,误矣。”可知元氏在孙氏辨伪56首之外,至少又添此一首。然元氏辨伪无据,此词南宋傅藻《东坡纪年录》及各本皆载,后人评价甚高,皆以元氏为非是。

今本元刊《东坡乐府》,因所附拾遗卷佚去,无从得知其中有否伪作。唯卷上亦收入苏辙《水调歌头》、陈慥《无愁可

解》、黄庭坚《鹧鸪天》三词，自当删去。

明代茅、焦二本，在辑佚方面业绩斐然。然二本于辨伪之事用力亦不甚勤。虽然无名氏《沁园春》（小阁深沉）一首，茅本列作附录，焦本迳自删去，然其他伪作却既未遑删削（如前举苏、陈、黄、叶、秦各一首），所增佚词中又麇入了新的伪作。茅本辑佚词中有《虞美人》（落花已作风前舞），系叶梦得词；《浣溪沙》（玉腕冰寒滴露华），系晏殊词。焦本除沿续此二首外，新增词中又有《满庭芳》（北苑龙团），黄庭坚作；《蝶恋花》（帘幕风轻双语燕），又（梨叶初红蝉韵歇），又（玉枕冰寒消暑气），晏殊作。此皆辨伪不力之具体表现。

与焦本同时之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，虽仅选收162首苏词，然亦沿前本误收“北苑龙团”、“小阁深沉”、“帘幕风轻双语燕”、“梨叶初红蝉韵歇”、“玉枕冰寒消暑气”诸首。而为其新增补之三首作品《沁园春》（情若连环）、《定风波》（痛饮形骸骑蹇驴）、《殢人娇》（解了痴结），真伪亦难确定。后二首尤为可疑。《殢人娇》一首，黄山谷《醉落魄》（陶陶兀兀）序以为非坡作，《定风波》一首，调下又有“《阆苑集》云王圣与作，未知孰是”云云，故《全宋词补辑》均列为无名氏作，唯《沁园春》一首归入苏轼名下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前各本误收之另外一些词作，苏辙《水调歌头》、陈慥《无愁可解》、黄庭坚《鹧鸪天》、叶梦得、秦观《江城子》、叶梦得《虞美人》、晏殊《浣溪沙》等，《外集》均未收入。因其本为选本，故难断知是否以为伪作而删。然坡集中《水调歌头》凡五首，《外集》录四首，唯混入之苏辙所作一首不录。从中似可见其有意删伪之意。

明末，毛晋汲古阁本《东坡词》出。毛氏于辨伪之事似颇留意，卷末《跋》语云：“东坡诗文不啻千亿刻，独长短句罕见。近有金陵本子，人争喜其详备。多混入欧、黄、秦、柳作，今悉

删去。”然考诸实际，除“玉腕冰寒滴露华”、“西塞山边白鹭飞”、“帘幕风轻双语燕”、“梨叶初红蝉韵歇”、“南来飞燕北归鸿”、“北苑龙团”数首当删而删外（其中“北苑龙团”一首作者黄庭坚误为秦观），当删不删和不当删而删的情况都很突出。当删而未删之词是：叶梦得《虞美人》（落花已作风前舞），晏殊《蝶恋花》（玉枕冰寒消暑气），叶梦得《江城子》（银涛无际卷蓬瀛），苏辙《水调歌头》（离别一何久），陈慥《无愁可解》（光景百年）。更严重的是，为毛氏新补入的三首词《浣溪沙》（晚菊花前敛翠娥）、《意难忘》（花拥鸳房）、《永遇乐》（天末山横），分别是朱敦儒、程垓、叶梦得所作，不当收入。不当删而删之词是：《点绛唇》（醉漾轻舟），又（月转乌啼），《浣溪沙》（风压轻云贴水飞），《醉落魄》（醉醒醒醉）。

按此四词，前二首毛注云：“考‘醉漾轻舟’，又‘月转乌啼’，俱系秦淮海作。或云此二词东坡有手迹流传于世，遂编入东坡词。然亦安知非秦词苏字耶？今依宋本删去。”然二词傅本及曾本均赫然在目，不知毛氏所谓“宋本”者何指。傅本见卷八，词后注云：“洪甫云，亲见东坡手迹于潮阳吴子野家。”曾本见卷下，调下注同此。故龙榆生《东坡乐府笺》卷三据之补入。然二词确又见于宋本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，故《全宋词》两收之。《浣溪沙》一词，毛氏谓李后主作，然傅、曾二本亦均收入。唯明嘉靖戊戌分类本《草堂诗余》卷上及明陈耀文编《花草粹编》卷二作李璟（非后主煜）词。故龙本虽疑之，仍录入。

《全宋词》则明谓作李璟词误。《醉落魄》词已见前述，不赘。总之，此四词真伪尚难确定，逐删之未免武断。

朱祖谋清末民初校编《东坡乐府》三卷，唯毛本是依，疏误亦多。他依毛本，删去元本中词五首，除《鹧鸪天》（西塞山边白鹭飞）外，其余《点绛唇》等四首已见上述），均不当逐删。同

时，他又将毛本多于元本之词60首几乎尽数收入（唯删《瑶池燕》一首），因而前举毛本当删未删之词数首包括毛氏本人误补三首亦均阑入（其中唯苏辙《水调歌头》引作附录）。

朱氏辨伪亦有谨慎一面。朱本《凡例》云：“《意难忘》之‘花拥鸳房’、《雨中花慢》之‘邃院重帘’、‘嫩脸修蛾’二首，不类坡词，苦无显证。”故集中仍之，较之后人态度持稳。他又据本集证《瑶池燕》（飞花成阵）为伪作而删去，亦颇恰当。

龙榆生《东坡乐府笺》以朱本作底本，而补入朱本所删削六词中的四首：《瑶池燕》（飞花成阵），《浣溪沙》（风压轻云贴水飞），《点绛唇》（醉漾轻舟），又（月转乌啼）。后三首（包括未补入的《醉落魄》“醉醒醒醉”一首）诚当恢复，前一首则可别议。龙本的最大问题是未对朱本所收词先作甄别，故朱本沿毛本所收七首他人之作亦均如数收入。

《全宋词》本在各本之中后出，于订伪之事极有发明。

《全》本将此前各本窜入之晏殊、苏辙、秦观、黄庭坚、陈慥、叶梦得、程垓、无名氏等十余词尽皆删归“存目”，可谓对长期混行于苏集中伪词的一次大清扫。可惜同时又收入不少伪作。

《全本》所增12首苏词中，据《全芳备祖》所补《菩萨蛮》（湿云不动溪桥冷）一首，附注云：“案此首亦见朱淑真《断肠词》，但《断肠词》颇多讹误，疑以《备祖》所载为是。”而朱淑真词中又列入。《订补附记》中朱希真互见词下又谓：“朱淑真作，见《断肠词》。”可见又定为朱作矣。据《事林广记》所补《踏莎行》（这个秃奴）一首，附注云：“案《事林广记》所载多出傅会或虚构，此首未必为苏轼作。”据《词林万选》所补《鹧鸪天》（罗带双垂画不成）和据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所补《西江月》（碧雾轻笼两凤）两首，附注云：“案此二首疑非苏轼作。”查《全宋词·凡例》云：“明人选本如《词林万选》、《续草堂诗余》等，载苏轼、黄庭坚、杜安世、谢逸佚词，迹属可疑，

然文献不足，无从断其真伪。凡此亦迳行收入其人名下。不注存疑。”上二首显然即属此类。据《全芳备祖》所补《踏青游》

（□火初晴）一首，朱本《凡例》已定为“托名公作”，当无疑义。据《东坡内制集》所补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灵宫导引歌词》及《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导引歌词》两首，决非词体，收入词集，殊觉不当。至于其所辑补之断章残句，疑伪更多，不遑一一备述。

曹树铭先生校编《苏东坡词》，于各本之中最重辨伪之事。他对朱本和《全》本明知伪作或迹属可疑，却因“文献不足”、“苦无显证”而仍之的作法深致不满，主张“宁严毋滥”、“凡在意境方面与东坡之为人及东坡词不类者，尤其现已阑入之伪作，必须竭忠尽智，予以揭发。”（《新增校编说明》）本此精神，他将36首词作定为伪作，编入附录“误入词”。此不赘录。

曹先生的辨伪指导思想乃在“意境方面与东坡之为人及东坡词”相类与否。考其定为伪作的36首词中，“按此词意境与东坡词不类，断非东坡所作，今移列误入词”之类断语不少，又有“铭意旁证不如迳从文字意境直寻”之论。这就难免主观臆断，而造成“扩大化”的弊端了。另外，曹氏辑补佚词11首。除《木兰花令》（乌啼鹊噪昏乔木）外，其余10首均据诗集补入。然《履霜操》、《忆江南寄纯如五首》于词律无征，决非词体。《四时词四首》与《木兰花令》不合，是否词作，亦可怀疑。

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知道，历代苏词整理和编纂者对苏词的辨伪是卓有成效的；但其中漏删与滥删者亦复不少。有些词作真伪难明，在没有确凿证据前，对这些词作存疑可，轻下断论则不可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华书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魏文峰）